

# I. 迷途

---

已是午夜时分，六环的街道之上一片死寂，仿佛人类未曾存在于此。自然的力量，借助倾盆的暴雨，此刻短暂地夺回了这片空间。

夜幕之中，庞大的黑色车辆打着刺目的远光灯，劈开雨水，碾过泥泞，冲向未知的道路。四周只有无数金属铸成的高楼矗立着。

随着车辆的行驶，两旁的楼房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原野，草地之间，一条宽阔的公路游走其上。公路四周，隐约能看到一座座高塔林立，塔上的探照灯四外搜寻着，在这穿透夜幕的光束之下，一切来犯之敌都将无所遁形。

他坐在后座之上，向着窗外看去，当看到那些光束之时，他已明白，自己已经来到了城市外围，也就是所谓郊区，或者说，最外层城市防线。那些光束，来自郊区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岗哨，这些建筑密布于郊区，是构成最外层城市防线的重要一环。

他明白，以这些岗哨所配备的侦察设施，此刻恐怕已经发现了他们，要离开34°N114°E国区，被沿途的岗哨盘查是不能避免的。而自己，凭借着多年定居于外围的经验和自己的学生身份，有着极大的把握脱身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。

但一想到自己在国区中灰暗的过往，那份希望瞬间便消失无踪。

“回不回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思绪还未停止，一束强光就已照入了车内，光线之强，能使任何一个正常人瞬间失明，他也不例外。他即刻捂住双眼，防止视力受到损伤。

与此同时，周边传来空气被划破的声音，刺耳的声音轰击着他的耳膜。在光线和声波的夹击之下，他不得不蜷起身子，缩在车内的角落。多年在郊区生活的经验告诉他，这是岗哨在截停可疑目标，而划破空气的尖锐声音，来源于那些射向他们的7cm穿甲弹，那是郊区士兵所使用的制式电磁武器的弹药。

等到光线减弱些许，他才慢慢睁开了双眼。车辆已经停下，四周已亮如白昼，雨滴折射着光线，竟有几道彩虹浮现。他向窗外看去，透水材料所铺成的黑色路面之上没有一处积水，但几枚可怖的弹头却已镶嵌其中。向驾驶座看去，那里已空无一人，那自称15号的人不知何时已下了车，正检查着车辆的状况。

他坐起身来，也一并下了车。他明白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不出所料，几个高大的人影穿过雨幕，向他们走来。

那些人身高三米有余，手中端着近两米长的长方形物体，身上闪烁着金属的光泽，夹杂着雨滴反射的光芒，闪得人睁不开眼。他心中清楚，这就是郊区部队的军人。

截停之后，紧随其来的便是武装交涉。

见状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紧跟着便下了车。

他知道，这个过程之中，任何躲藏的尝试都是徒劳而不明智的，都将在红外线与电磁场探测器的检验之下无所遁形。

至于被发现的后果，目标会被就地处决。他绝不想被那些电磁武器抹去半边身子。

站在雨中，二人等待着士兵的到来。

“检查！”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不容违抗的命令。声响之大，在暴雨之中也能感受到其威慑。

随着这声命令，沉重的步履踏在车前，炸起一片水花，被金属包裹的狰狞面孔出现在他面前。在探照灯的光线下，那些士兵显得更加魁梧，排列在路面上，似钢铁的城墙一般拦住了去路。

虽然平日里没少望见这些身影，但真正近距离接触，他的身躯还是止不住地发抖。对方的武力与身为学生的自己相比，差距太过悬殊。如果说中心区的雾气象征着机器般运行的国区，那这些精锐就是机器的源动力。他们为国区扫除障碍，维系着高压的统治。

面对这些国区伸出的爪牙，恐惧在他的心中炸开。即使是在平日里，无故接近这些士兵也会被当场击毙。更别提现在这种情形，稍有不慎，这些无情的刽子手就会把他打成碎块。

“配合检查。”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。“关闭一切防卫设备，放弃抵抗，检查物品。”

被恐惧俘儒的 he 不敢反抗，颤抖着站立，任凭那些士兵用设备在他的身上扫描。各式的仪器从那些士兵的手臂上伸出，按压在他的身上，粗暴地游走著。

他不敢反抗，所谓的人道主义，早已是他儿时久远的记忆了。

不禁让他感叹，在如今国区的争端中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抛弃的？为了存续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一切都能牺牲。自己身为国区千百万居民中的一员，微不足道，在所谓的国安面前，又算得了什么了？

突然，一阵轻微的刺痛感从上传来，这熟悉的感觉，是神经扫描的标志。

个人意志，隐私，在那台国区的机器面前，不复存在。眼下，唯有被更彻底地分析，才是他作为公民的唯一价值。

自他成为这里的一员以来，神经扫描就是常有的事，无论是用于提高效率，应用于门窗，家具等生活各处的浅层神经扫描，还是探查思想的全面扫描，他都经历了无数次。

他本该习惯了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再顽固的保守派，也会在时代的浪潮下屈服，他亲眼见证，那些顽固的人们，叫嚣着回到过去的方式，最后还不是顺从了吗？也可能有更顽固的人，但他已经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。

但无论经历多少次，他总是无法断绝心中的那份厌恶。无法在经历扫描时，抑制自己的不适；无法在受到屈辱与压迫时，压抑自己的情感；无法在看到无视人权的行为时，冷眼看待。

“这样的生活，还要持续多久？”他在心中问自己。

他给不出答案，那些国区中的人也一样。

.....

正当他思绪流动之时，头上传来的刺痛消失了，神经扫描结束了。

他瘫坐在地，努力支撑着自己，使自己不至于在全面扫描的不适感中昏厥。大口喘气，许久，他才从眩晕感中缓过来。

回过神来，那些士兵正用面板读取着他的思维。看罢，几名士兵面面相觑，似乎沟通了些什么，随即转过身来，举起电磁武器，将枪口对准二人。

“我，永远看不到那样的生活结束的一天了。”

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他闭紧了双眼。

临死之前的时光总是被无限拉长，在这一刻，他思绪万千，回顾自己的往生，似乎只有几粒回忆散着微弱的光芒，其余的尽是一片黑暗。

难道就应这么死去吗？自己还心有不甘，还没能盼到那一日的到来，就要在屈辱中消失吗？

求生欲从他心底涌出，可当前的情况，已经由不得他去求生了。

只有不甘与悔恨回荡在他的心中。

.....

温热的液体，不同于冰冷的雨滴，洒在了他的身上。在寒冷的身躯上显得那么突兀，却使人感到一丝安适。

疼痛并未想预想中那般袭来。“大概是因为身体早已消失了吧。”他想着。

一瞬间，他意识到一个问题：那些士兵在处决目标时都是瞄准头部的，那自己问什么还能思考？

察觉到情况不对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却看到了难以忘怀的一幕：

路面之上，刚才还盛气凌人的士兵，此刻已变成了几句无法辨认的，残缺不全的尸体。

硕大的金属甲冑被鲜红色的血液包裹着，呈现出整齐的断面。断面处，肌腱的白色，肌肉的红色，静脉的深蓝，动脉的深红，几种颜色交织，顺着肌肉排列的纹路，在金属的光泽映照之下，构成一幅不详的图景。而四散的断肢，竟还缓缓抽动着，从断面处涌出鲜红的河流。而在地上滚落的头部被整个切开，血液，细小的肉块，碎裂的骨头，金属的碎片，还有涌出的脑组织，混合在一起，铺满了整个路面。

但这一切的景象不过一瞬，暴雨紧接着落下，将一切都裹挟起来，混入冰冷的雨水，在道路上无声地流淌。

常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出现在面前，暴雨虽遮掩了气味，但画面对他的冲击还是太大，加之先前的不适感，他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15号将他抱起，放在车的后座上，随后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岗哨。不多时，岗哨内被猩红浸染，而探照灯也随之失去了光芒。

一切结束之后，15号重新回到了驾驶位，发动了车辆，驶入了雨幕中。

.....

形色恍惚，此路仿佛抗拒受人铭记。

自他苏醒之后过去了多久？他也记不清，只记得苏醒时的疼痛一点点地消散，最后只剩下雨滴打在车窗上的敲击声和车辆微弱的蜂鸣。

唯一能确定的是，自己脱离了34°N114°E国区的统治，离开了那片区域。

但之后呢？未来如何？前路是一片迷雾，他无法看清。

“但至少，比起那确定的，黑暗的终点而言，多了一丝不确定性。”他如此安慰自己。

抑或是多了一丝希望。

想到这里，他扭过头去，将视线从车顶移到那自称15号的人身上，回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情。他相信，是15号杀死了一众士兵，并闯过岗哨，将他带出国区的。但他又不敢相信，他究竟有何目的，要将自己，一个平凡的学生带出国区，即使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？同时，他也怀疑着15号的身份，能够单人闯过防线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其他国区的特工？

“从特工的身份出发，一切似乎合理了起来，他为了获取情报，选中我作为目标，可能是从我口中套出情报。毕竟在国区高度封闭的管理下，国区之间很可能缺乏了解。”他推理了一番，暂且将其作为真相。

但对眼前的15号，他心中的情感十分复杂：一方面，他把自己从国区中带出，让自己避开了那个黑暗的终点；但另一方面，15号展现出的冷酷与凶狠，比起那些士兵更甚。他对他的看法中，感激与厌恶交织在一起，聚为一股混乱的浊流，使他感到无比的烦躁。

“你已脱离黑暗，驶向光明的未来。”

这声音，发于15号，但却仿若带着一股未知的力量，一股热忱的情感，将他从烦乱的思绪中抽出，将他的假设尽数推倒。

他呆愣在座位上，眼望着15号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但这并未持续多久，紧跟着，车辆一个急停，他登时滚落到车座之下，摔下时的冲击与皮肤被磨破的疼痛即刻将他拉回现实。强忍着疼痛，他爬起身来，向前方望去，只看见地面在急速地下降。没到半分钟，眼前出现一道厚重的大门。

一道红光扫过，大门缓缓打开，车便驶入其中。